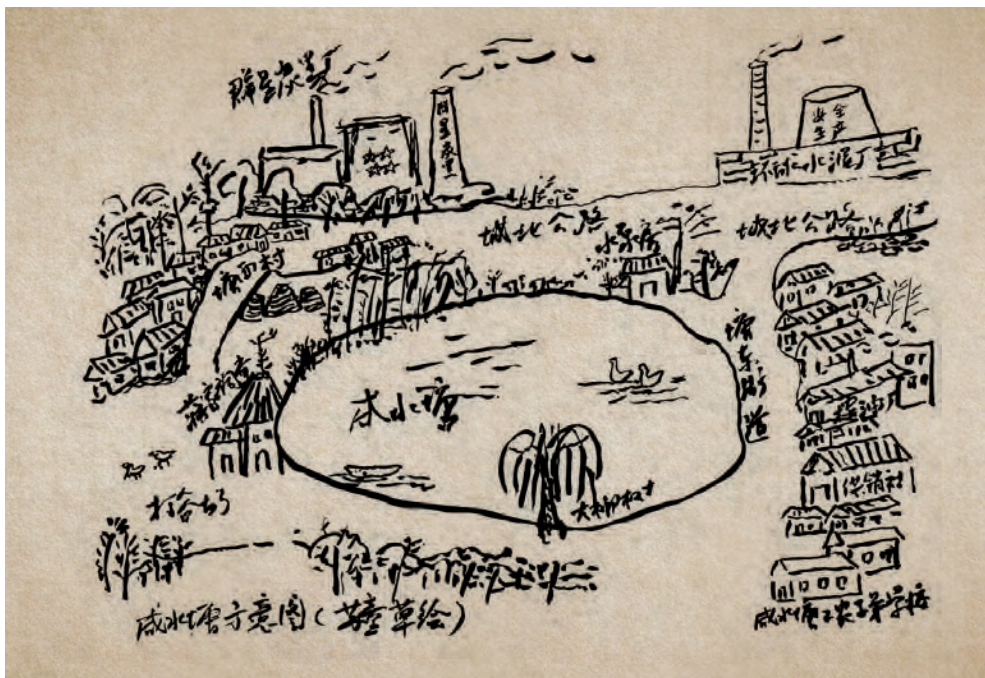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上图：苏童手绘“咸水塘”地图。

是写了一个纪实文学。

真正的中国城市郊区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？郊区工厂制造区和农村种植区，在对峙、有分界，往往就隔着一条路、一个池塘，这一边是农业文明，这一边可能是工业文明，矛盾、冲突与融合，都在这里发生。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，基本上脑子里有一盘棋的棋形图，这个棋形就是中国郊区的形状，就是促使我想要完成这部作品的动力。这11年里，我天天都在想这盘棋，我要让棋子怎么动起来，变成我满意的形状？

《新民周刊》：从100万字到47万字，你删了哪些内容？

苏童：我最早的设想是写一部郊区挽歌的、新时代的《聊斋志异》，但这个艺术野心导致还

要写无数的鬼魂，甚至是鬼界，从而和人间的故事形成一个对比。因为客观原因，小说定稿的时候，鬼魂这一部分内容就做了很多删除。另外，我也删掉一些“节外生枝”、对长篇小说来讲不太合适的内容。

“黑暗体质”的“拨云见月”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这部小说原名《咸水塘史》，为什么会改成《好天气》？

苏童：最早的时候，小说叫作《咸水塘史》，展现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江南社会变迁，但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给学生们上课时，提到这部小说，北方的同学们都很迷茫，他们不

懂什么是“塘”的概念。我后来想来想去，小说里有很多种天气，不如就改名叫《好天气》。结果奇妙得很，“好天气”三个字一出口，学生们眼里顿时泛起明亮的光。甚至有同学当时在课堂上对我就说：“不管天气怎样，我都随身携带一本《好天气》。”

《新民周刊》：那些被删掉的内容，未来会变成新的小说故事吗？

苏童：对一个作家来说，《聊斋志异》的那些鬼故事有一种迷人的魅惑，一种文学的魅惑力。对写作来说，鬼魂变成了一个抒情的东西，我认为它是可以进入文学、进入小说的存在。我很多年前写的一个短篇小说《樱桃》，就是一个鬼故事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为什么会用“招娣”作小说里两个主人公的名字？

苏童：“招娣”是封建时期残留至今的意识形态，中国农村的父母，女孩子叫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字，他们觉得浪费了，他们觉得女孩子的存在意义，就是应该带一个弟弟来。“男尊女卑”的思想特别有害，但是如何去批判它？这一次，我在《好天气》里做了个自己觉得很残酷的设置。我甚至在前面还设置了一些轻松的假象，这两个女孩、两个姐姐，她们在劳作、田野里割草的时候，可以把弟弟放在一个箩筐里，一边